

# 灰姑娘逃婚记

## 目 录

第 一 章	从未感到过这样孤独 .....	1
第 二 章	雷斯顿爵士病倒了 .....	8
第 三 章	庇赛特夫人 .....	14
第 四 章	查尔明王子 .....	19
第 五 章	新教师杰德 .....	27
第 六 章	杰德的理想 .....	33
第 七 章	倾注热情 .....	41
第 八 章	多姆利安国的公主 .....	46
第 九 章	真有仙女? .....	51
第 十 章	参加舞会真相 .....	54
第 十 一 章	被王子选中 .....	61
第 十 二 章	没有人能制止谣言 .....	73
第 十 三 章	骑马比武大赛 .....	76
第 十 四 章	什么也没发生 .....	84
第 十 五 章	我不爱王子! .....	88
第 十 六 章	保持沉默 .....	94
第 十 七 章	王子发怒了 .....	97

第十八章	失去知觉 .....	103
第十九章	被关进地牢 .....	107
第二十章	小使女玛丽 .....	114
第二十一章	我要逃出去! .....	117
第二十二章	庇赛特夫人的新招 .....	121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幕 .....	126
第二十四章	夜风轻抚脸颊 .....	131
第二十五章	回到老房子 .....	134
第二十六章	又见继母 .....	139
第二十七章	艰难跋涉 .....	142
第二十八章	有人冒充我? .....	145
第二十九章	与杰德重逢 .....	150
第三十章	“我爱你的一切” .....	157
第三十一章	绝妙的结局 .....	161



献 给

梅雷迪思、费思、克里斯坦和萨拉





进入王宫后的灰姑娘艾拉



查尔明王子



宫廷宗教课教师杰德



官廷礼仪教师庇赛特夫人



王官小使女玛丽

## 第一章 从未感到过这样孤独

炉火已经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身上盖了一床昂贵的丝绸被,周围环绕着六个长柄炭炉,所以还算暖和。可我的鼻子露在外面,觉得冷冰冰的。壁炉那边,木柴燃烧时令人惬意的噼啪声也消失了,负责为我照看炉火的女仆不是睡过了头,就是把我忘在了脑后。或者,也可能是我醒得太早,还没到她来当班的时间。现在,我还没弄清王宫里的作息制度。

上一次我醒过来时,空气也是这样冷飕飕的,炉火也熄灭了,我爬起来,自己动手重新点燃了炉火。“艾拉,”我提醒自己,“照看炉火你可不是个生手。人家只不过在你头上加了一顶王妃的花冠,这可不表示你的双手已经忘记该怎么干活了。”所以我强迫自己离开温暖的被窝,踮起脚尖走过冰凉的石板地面,去寻找火绒盒和拨火棍。有一阵,我都担心在自己的房间里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人们会不会认为王妃或者是准王妃们太娇贵,连这些能让她们取暖的工具都见不得呢?不过,我在大壁炉旁边的墙上发现了一个隔间,从里面拖出了一些生火的工具,以前我还从来没用过这么大、这么讲究的东西呢。重新生火让我费了不少力气,因为在悠闲地生活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的双手已经不那么灵巧了(我很难把刺绣也当成工作)。

最后,我终于能在熊熊的火焰上暖一暖僵直的手指了,这时候,一种异

样的自豪感涌上了我的心头。在以往的日子里,这种琐碎的家务活儿我干过几百次,从来不会多想什么。这一回,我却很想对别人夸耀一番。但是我找不到能听我讲一讲的人。查尔明王子没完没了地忙着打猎和竞赛,就算我能在他中间有空的时候见到他,他也不会对这种事感兴趣。国王就更不用提了,至于王后,我已经受够了她冷漠的目光,我很明白,什么事也不能对她倾诉。除此以外,我身边还有一些侍女和女仆,以及一些教师(其中一位教礼仪,一位教舞蹈,一位教宫廷外交礼节,一位教刺绣,一位教绘画,另外还有两三位,现在我还没搞清她们教的是什么),可是只要我无意中提起自己以前的生活,她们全都会惊恐地望着我(在我的侍女中,最笨的一个是辛普莉安娜,当我不经意地说起,自己在舞会结束后清洗长统袜时,她问道:“怎么?没有人为您洗衣服吗?”)。虽然我只在城堡里待了两个星期,可我已经很清楚,那种把自己的双手弄脏的事情,最好对谁也不要夸耀。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自己动手生火的事当成一个秘密。那天晚些时候,我无意中听见我的两个女仆在说闲话,她们提到了那个为我整理房间的女仆。

“有人看到她还躺在床上,当时都过了五点钟了,”一个女仆一边对另一个说着,一边用优雅的动作拍松我的枕头。(在城堡里,就连女仆也要摆出优雅的样子。)

“哎呀,”另一个女仆倒抽了一口气,“那她——”

“她差点儿被打死,还被解雇了,”最先开口的那个女仆说,听上去她兴高采烈的,就像贱民们在刑场上喝彩一样,“六点就被扔出了王宫大门。”

“对赖床的懒虫就该这样,”另一个女仆说,她正把一枝玫瑰花轻轻摆在我的枕头上。“可这炉火——”

她们两个都不出声了,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垂下眼睛,假装正在借着勉强透过西窗的午后阳光,专心临摹水彩画。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意女仆们的想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好像自己生火取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意女仆们的想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好像自己生火取暖是件丢脸的事情。

暖是件丢脸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仆说了声“嗯哼”，另一个回应了一声，然后她们就离去了。我松了口气，很高兴能独自待上一阵，可就在这时，我的礼仪教师庇赛特夫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要是换成别的什么人，我一定会说她是衣容不整、惊慌失措，可庇赛特夫人当然不会这样，在仪态举止、穿着打扮方面，她总是完美无瑕，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儿马虎。她头上每一根亮闪闪的银发都梳理得纹丝不乱，成串排列在衣裙上的五十二粒小珍珠纽扣，每一粒都严丝合缝地扣在纽襟上。可是今天看上去，她好像认为在眼前的情况下，稍微有点儿失态还是情有可原的。

“辛茜埃娜·艾莉诺拉王妃，”庇赛特夫人一边严厉地说着，一边坐下来，同时谨慎地理顺了宽大的裙子，以便在沙发上坐得舒服些。“我听到了一些谣言。”

这个陌生的名字和头衔听起来总是那么刺耳，这回也不例外。当人们这样称呼我时，直到最近我才设法做到不再四下张望。一位王妃？她在哪儿呢？噢，对了。是我。勉强算得上吧。

“夫人？一些谣言？”我低声细气地说，努力把“夫人”的发音咬准。前一天，庇赛特夫人曾经斥责过我——她压低声音，轻轻讲了一句吓人的话——说我的法语发音太“低俗”。这一次，“夫人”这个词的发音显然是符合标准了，庇赛特夫人并没有立刻紧锁眉头。接着我又担心自己重复了别人所说的话，违反了另一条规矩。可我并没有违反王宫里的规矩，因为那个反对鹦鹉学舌的人是我父亲。我好像都能听到父亲粗哑的嗓音：“我更想听一听独到的见解，假如你能想出来的话。”不管是不是独到的见解，我都无法想象庇赛特夫人会关心我的想法。

“一些谣言，”她坚定地说，“是啊，通常，一位有教养的女性不会去听信谣言或闲话的。恰恰相反，一位有教养的女性必须始终对这种——这种粗俗的事物不屑一顾。但这个谣言太令人震惊了，一定得解决。既然是由我来

为你讲解全部礼仪,那我自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故作优雅地哼了一声,充分表达了尽职尽责的奉献精神,同时也表示她很不喜欢将要谈论的话题。我刚到王宫那几天,胆子还不小,换作当时,我一定会开玩笑说:“你的意思是,这是件肮脏的工作,可总得有人去干,对吗?”然而现在我已经学乖了。

“是这样,那些仆人们说——”提到“仆人”这个词的时候,庇赛特夫人的声音变了腔调,这表明,必须引用仆人们的话语,让她感到厌恶极了。“那些仆人们说,今天早上您自己动手生起了炉火。”

“是的。”我小声说。

庇赛特夫人倒抽了一口气,脸色变得惨白。她一仰身靠在了沙发上。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叫人把嗅盐<sup>①</sup>送来才对。

“你绝对不要再这样做了,”她用惊讶而坚决的口气说,“绝对不要。”

一位有教养的年轻女士应该羞愧地低下头,喃喃地说:“是,庇赛特夫人。”但就在两个星期以前,还从来没有人想把我培养成有教养的人,所以我出自本能的反应完全不对头。

“为什么?”我十分好奇地问道。

庇赛特夫人又倒抽了一口气,好像要是我坚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我就没指望了。在紧身胸衣允许的范围内,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您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应该自己生火?”

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圈套。要是我回答,也许就会打断她接下来的思路,显得很粗鲁。可要是她在等待我的回答,而我不回答,那就会显得更粗鲁。这就是我现在不得不玩的把戏。

“不,”我壮起胆子说,“也可以说——我并非真如你所想得那么愚蠢。我的意思是,我知道王妃们通常不会做那一类事情。可当时我很冷,而

---

① 一种芳香碳酸铵合剂,用作苏醒剂。

且——”

“您很冷，”庇赛特夫人说。换成一个逊色一点儿的女性，也许就翻白眼了。庇赛特夫人当然不会这样，可她眼皮周围的肌肉轻微地抽动了一下，就像这些肌肉也知道怎样才算恰如其分似的。“您很冷。可您是否记得，您有一个召唤仆人的摇铃吗？您是否记得，为您照看炉火是她们的的工作吗？”

“我记得，可是——”我垂下眼帘，我知道，要是我一直望着庇赛特夫人，她就会看出来我想大声叫喊。我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想打搅别人。”

我抬起眼睛，看见庇赛特夫人正在强压着火气。她的脸色就像一路上升的温度计，起初是一脸惨白，接着变成了火红色，一直红到倒卷的头发根。

“您永远不要为是否应当打搅仆人而犹豫，”她说道，每一个词都像利箭一样迸射出来，又准又狠。“她们待在这里就是为了被打搅的。她们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服侍我们。”

她闭上双眼，然后又缓缓地睁开。

“您也许认为自己很仁慈友善，”她说，竭力在语气中流露出体谅的意味。“可仆人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她们喜欢服侍别人。如果您让她们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没有生活目的，那会使她们伤心的。自降身份，与仆人为伍，去做她们的工作，对这样的贵族成员，仆人们是不会心怀敬意的。”

她说到“工作”的时候，就像在说一个骂人的词。

我咬紧了牙关——我已经被提醒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一种恶习。可我知道，要是张开嘴巴，愤怒的话语就会倾泻而出。庇赛特夫人怎么知道仆人们的感受和想法？她凭什么认为，服侍像她这样懒惰、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能得到快乐呢？可我却清楚这一切。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尽管我不是仆人，可也和仆人差不多。我从一开始就从来不尊重那些被我服侍的人。可是，假如她们仅仅动了动手指头来帮助我，那样就能让我不再憎恨她们吗？

“您明白了吗？”庇赛特夫人问道，就像在质问一个傻瓜。

我尽量合乎礼仪地垂下了双眼。

“是的，庇赛特夫人。”我抬起眼睛，忍不住又提了一个问题。“那个女仆——我听说她已经被解雇了。要是我当时想起用铃声召唤她，那她还会——”

庇赛特夫人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

“当然会，因为她睡过了头。”

现在，又是那么冷，可我却不敢起床。我既不能自己生火，也不能用铃声召唤女仆，我可不想冒那个风险，让另一个女孩子也被解雇。我只能祈望她自己醒过来，在被人发现以前悄悄溜到这里。我在心中恳求她醒过来，就像自己的意念能飞过三段狭窄、曲折的楼梯，去摇动她一样。我仔细倾听着，等待房门发出特有的吱嘎声。在这种时候，我往往假装睡着了，什么也没听到，因为那些工作我完全能自己干，当别人替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可是房门并没有打开。我觉得更冷了。

在舞会上，我可没想到这种情形，当时我正头顶着飞旋的繁星，和王子一同起舞。其实，那时候我什么也没想。能参加舞会，就已经远远超出我最狂热的梦想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王子找到我，单膝跪地向我求婚，人人都在忙着筹划婚礼，我回到城堡里，从此安顿下来。我记得，当我惊讶地坐在王子的四轮马车上时，一位隔壁的老妇人笑呵呵地说：“好了，从此以后有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觉得寒冷。我觉得孤独。短短的两个月以后，我就要嫁给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了——他是这个国家的王子，也是王位继承人，可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这样孤独。即使在那一天，当我衣衫褴褛地待在阁楼里，不断打着哆嗦，人们进来告诉我，我父亲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这么孤独。

难道这就是幸福吗？

## 第二章 雷斯頓爵士病倒了

我一定又睡着了，因为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有一束微弱的炉火在墙壁上投下了阴影。阳光穿过一扇又高又窄的窗户，竭力让阴暗的房间变得明亮起来。我还没有在王宫城堡里住下来的时候，只进来过一次，我不知道城堡里原来是这么昏暗、阴沉，即使在一天当中最明亮的正午时分，也到处都有不见天日的地方。我的眼睛还没有适应这里。小时候，我经常在户外活动，后来父亲为了把我留在屋子里，就教我读书，情况才有了转变。尽管如此，我也会偷偷把爸爸的书带到外面，在榛子树的树阴下阅读，要不就在房子后面，一边把两只光脚垂到小溪里晃来晃去一边读书。

如今，自从我来到城堡以后，一次都没有出去过。难道王妃们不应该学会骑术一类的本领吗？难道没有人要给我上一些户外的课程吗？我决定打听打听。这个想法让我很高兴，我从床上跳了起来，精神抖擞地开始洗脸。

四个小时以后，已经到了上午的第三节课，可我还是找不到机会打听一下。为什么法语会话、用餐礼仪、王室宗谱要占用这么多时间？以前我父亲经常讲起哪里的国王发了疯，或者是一个农夫在王子耳边悄悄说了一声什么，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实际上，如果王室宗谱讲的也是这些内容，那么原本还是能让我感兴趣的。可是在雷斯頓爵士用枯燥乏味、沉闷单调的声音对我讲述的历史中，每个人都那么诚实完美，一点儿有意思的